

梦剧场



衙门儿

孙方友 著

现代出版社

I 247.57
34

梦剧场

衙门口儿

孙方友
著



北京服装学院图书馆



00208971

现代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衙门口儿 / 孙方友著. - 北京: 现代出版社, 2003.
(梦剧场)

ISBN 7-80188-012-9

I. 衙… II. 孙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031678 号

衙 门 口 儿

YAMEN KOUER

作 者: 孙方友

责任编辑: 刘宝明

封面设计: 程阳阳

出 版: 现代出版社

北京安定门外安华里 504 号(100011)

发 行: 各地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新华印刷厂

开 本: 850×1168 1/32

版 次: 2003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 00001~10000

书 号: ISBN 7-80188-012-9/I·296

定 价: 20.00 元

姚思孝(徐晓冬饰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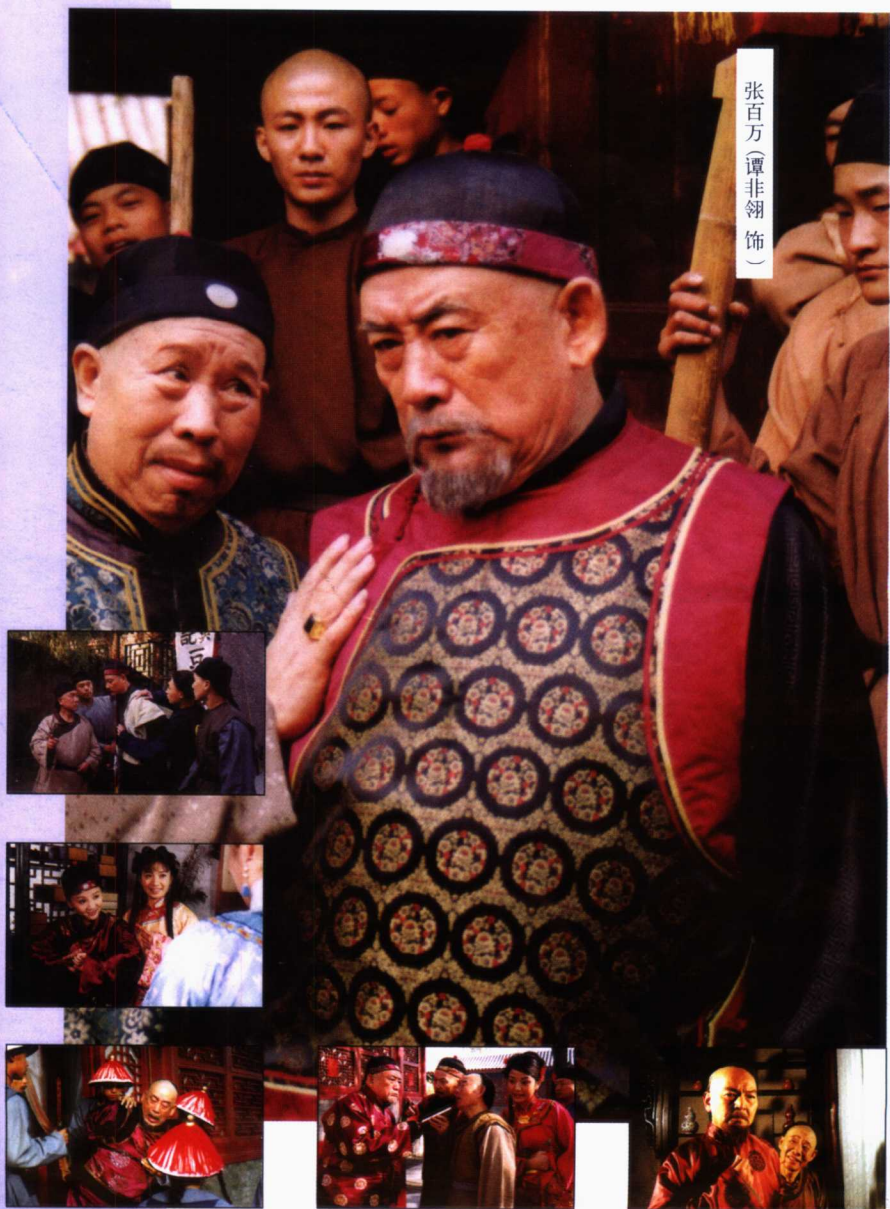


金姑、玉姑（杨圣文饰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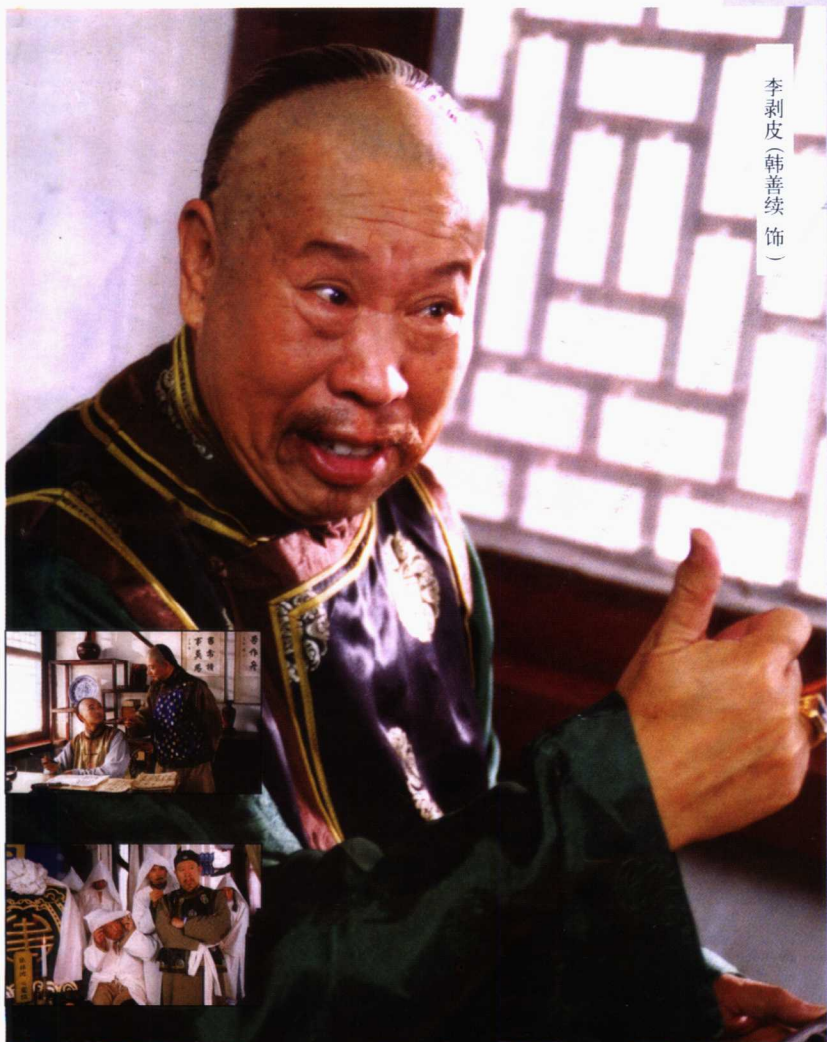


梦剧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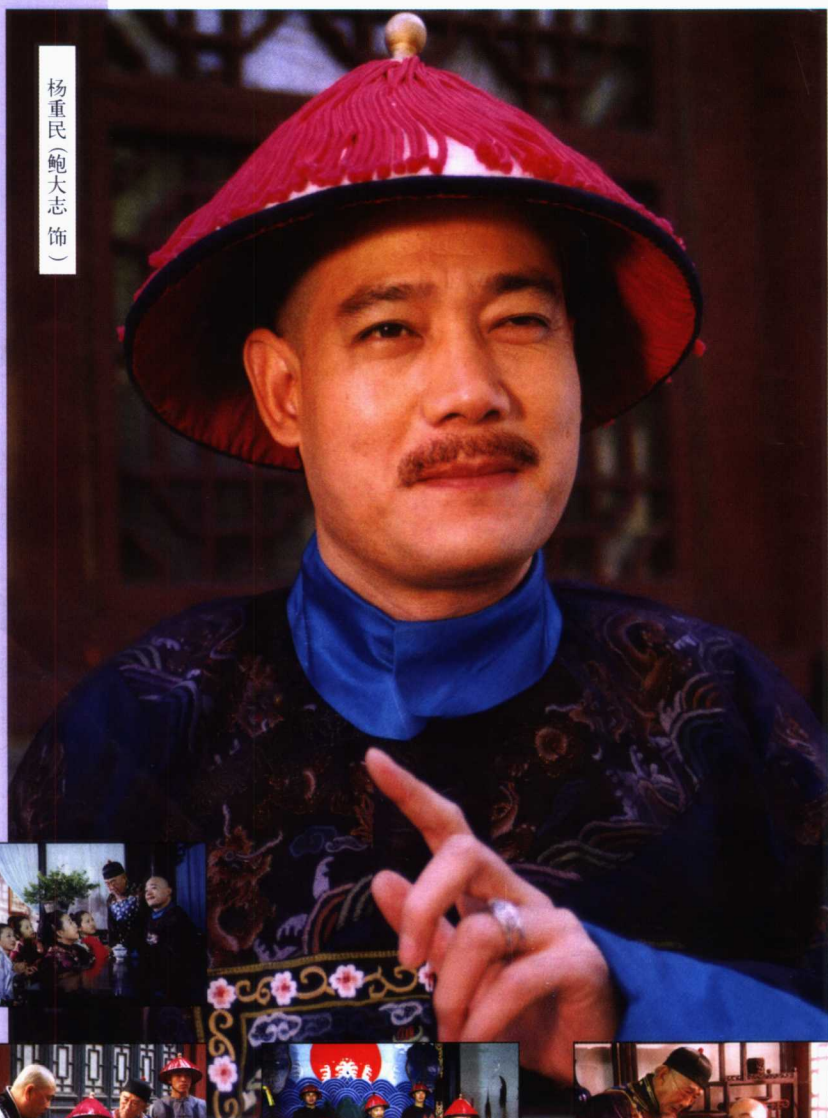
张百万(谭非翎饰)



李剥皮(韩善续 饰)



杨重民
(鲍大志 饰)



第一章

清道光年间。太原府富豪张百万府上，上上下下都在为嫁女忙碌。唢呐阵阵，一行庞大的送礼队伍来到张府。太原西城大户姚半城走下轿子，张府管家忙哈着腰迎上去：“姚老爷，我家老爷正在客厅候您呐。”说完便踮起小步在前面引路，走至客厅门外，高声喊道：“老爷，老爷，姚家老爷来了！”张百万一听姚半城来了，忙走出施礼迎接：“亲家翁，请！”姚半城也急忙还礼道：“请！”二人步入客厅。

丫环端茶上水果排队而入。

张百万是太原城有名的富豪，张家大院自然也阔绰无比。整个大院的外围是高大而厚重的砖墙，显得方正而稳

重，平实而古朴。但它又不同于晋中那些土财主们的城堡式建筑，大门是开放型的，显出了某种气派，使整个宅院都处于一个外实内静的氤氲之中。内部建筑更是有条不紊，每个院落各成体系又互相连接，形成院套院、门连门的飘逸格局。整个大院为五进式，客厅对着大门，门前是一片开阔地，全用八砖铺就。影壁墙是用青石浮雕刻成，虽然有些商气，但富丽中见质朴，颇有些品位。

这时，抬礼盒的队伍已随着姚半城来到前院，张百万见状暗喜，看了管家一眼，管家会意地堆着笑脸走出去。来到前院，便开始与姚府管家过彩礼。唢呐声中，姚家管家扯开公鸭嗓子，开始唱礼：

姚府彩礼共二十八抬——

苏州锦缎二十四——

杭州府纺绸二十四——

杏花村老酒十担——

太原城晋源老字号银货一整箱——

西域天山鹿茸两对……

姚半城边看过礼边与张百万闲聊，见彩礼过完，便起身告辞，张百万急忙站起送走了姚半城。

当张百万哼着小曲回到客厅时，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，忙大声喊道：“管家，速速召集所有仆人来大厅听训。”管家说了一声“是”，随后高喊道：“家奴集合！”

不一会儿，众家奴便已训练有素地集合在客厅里，一边是家丁，一边是丫环。张百万见人已到齐，走到队伍中间，先用很“恶”的目光扫了众仆人一圈，然后说道：“今

日姚家送彩礼之事，一定要向你们二姑娘严格保密，哪个走漏风声，小心割舌头！”众家丁你望我我望你，好一时才齐声应道：“是！”

太原城晋鑫当铺正处繁华处，六间门面房，高台阶，大出厦。门旁左边粉墙上写有一巨大黑“當”字，门楣上方是一横匾，上书：晋鑫当铺。当铺老板李剥皮正坐在大厅太师椅上边抽水烟边听管家查账。李剥皮年近花甲，留着一对老鼠胡子，看人的眼神老是不安分，不过，此时他却目不转睛，望着他的账房们。每回报账之前，他总是这副模样，深怕别人拿了他的银子似的。厅前八张条桌分列两旁，八位老账房各持一桌，桌上各有一把大算盘。李家总管站在正中，手持账本唱数字：

二月十八日翡翠玉镯一对，贱当，纹银一百七十二两七——

二月十九日金毛狮子一尊，进当，纹银一千五百四十八两整——

二月二十日汉代九龙玉钩当期满日无人赎，死当，纹银二千七百八十三两……

唱数之中，晋鑫当铺的八把算盘同时叫响，声音优美如歌。此时的李剥皮已微闭双目，陶醉于算盘声中。突然，一相公前来报告：“老爷，老爷！”

李剥皮猛睁双目，朝账房摆了一下手，唱声嘎然而止，八位账房同时从老花镜上方羊癫头般盯着李剥皮。李剥皮不紧不慢地问道：“什么事儿？”相公压低声说道：“大少奶奶又来了。”李剥皮一听是大少奶奶来了，“忽”地

从靠背上弹直身子问：“她来干什么？”相公看了李剥皮一眼，说：“小的不知道。”李剥皮气愤地吼道：“给我轰出去！”

相公听令，扭身来到大门外，见李家大少奶奶张金姑正在朝铺子里闯，忙和几个相公拦住。

张金姑有二十来岁，明媚的眸子在两道纤细而略略上挑的眉毛下射着怒光，这副样子不但没有使那张美脸变凶，反而更加的可人。一件十分合体的蜜荷色裙子外面又套一件葱黄小坎肩。艳丽的装束加上红晕的脸色，如果换上另一个女人立即就会失去亮色，甚至会给人一种土俗之感，但是这身艳丽装束的主人是张金姑，一个有着可人的媚眼和顽童神色的女人，这样的女人穿什么样的衣服都会穿出别人没有的风韵。张金姑高挑的身段此时正扎着要与人搏一搏、斗一斗的架式，她对拦她去路的李府相公喝斥道：“快让开，为什么不让我过去？这是我婆家，我要回去找我老公公要钱吃饭穿衣！”一个胖相公颇为难地说道：“少奶奶，没有老爷的命令，我们不敢让你进呀！”张金姑冷笑一声说：“你还知道我是你家少奶奶？”那个胖相公认真地接道：“这个怎能不知道，要是大少爷活着，你是名副其实的少奶奶！只可惜大少爷已死，老爷又将你赶出府外另住，你就由少奶奶变成‘奶奶少’了！”

相公们大笑。

张金姑神色愤然，指着那群相公骂道：“你们这些家伙，真是狗眼看人低！”刚出来的那个相公对张金姑说：“少奶奶，那就给你来个狗眼看人高吧！”话落音，众相公同时闪开，两条大狼狗同时窜出，吓得金姑急忙后退，一

下跌倒在台阶下，众相公大笑不止。

金姑跃身而起，一蹦三尺高，骂道：“我日你们八辈的祖奶奶！”

就在张金姑大闹晋鑫当铺之时，姚半城的公子姚思孝正在逛鸟市，身后跟着几个家丁，有的牵着狗，有的托着鸟笼。鸟市上，一街两行全是挂的鸟笼，各种鸟叫声掺杂在一起，很是热闹。姚思孝身着一袭藏青色长袍，外面套着滚金钱镶边玄色宁绸巴图鲁背心，脚蹬一双黑冲呢千层底布鞋，一条乌黑的大辫子拖在身后，把玩着一把檀木扇子，显得飘逸又潇洒。他边走边左右相看，突然，被一阵鸟叫声吸引，便走过去看鸟。他围着鸟笼转几圈儿，然后问：“谁的鸟儿？”一个正与人下棋的中年人应声走过来：“我的，我的！公子是不是要买这鸟儿？”姚思孝扭过脸对卖鸟人说：“先把笼子取下来。”中年人高兴地应道：“好咧！”中年人说完便用竹竿钩子将笼子取下，然后举到姚思孝面前：“这鸟儿一副好嗓儿，叫得好听，公子你看。”姚思孝淡淡地说：“打开笼门子，将鸟儿抓出来我仔细看看。”

中年人打开笼，将手伸进去抓出小鸟儿，递给了姚思孝。姚思孝接过来仔细看鸟，先吹羽毛，又逗鸟叫，问：“多少钱？”中年人爽直地看了一眼姚思孝说：“公子要买，我不要虚头，二两纹银。”姚思孝一听，急忙将鸟儿放进笼中，扭头就走。

中年人见姚思孝走了，急急地叫道：“哎，哎，公子，你若嫌贵可以还个价儿嘛？”姚思孝止步，回首望望那中年人说：“你只要二两银子能会是什么好鸟儿！告诉你，本少

爷的鸟儿最少也是十两银子一只的!”中年人怅然一时，说：“唉!哪有你这样买鸟的，嫌要价便宜，没见过。”这时几个下棋的卖鸟人站起来，一个胖子指着姚思孝说：“你知道他是谁?”中年人摇摇头说：“不知道。”那胖子瞪大了眼睛说：“他就是太原城富豪姚半城的独生儿子姚思孝。有钱得很哩!见这种人你不漫天要价，真是傻鸟儿!”其中一个老者接道：“只要他看中了你的鸟儿，要价越高他越高兴。”中年人懊悔得直拍脑袋：“唉，谁知道呢?”说完，踮脚向姚思孝望去，一脸惘然。

这时，姚思孝又走到一个鸟笼前，被笼内的一只鸟所吸引，伸手就去摘笼子。一老者走过来，问道：“买鸟吗?”姚思孝指着笼中之鸟问道：“这是什么鸟儿?”老者说：“这是从西域过来的，叫雪山少姑。”姚思孝质疑地望了一会儿那老者，问道：“为什么叫雪山少姑，而不叫雪山少女?”老者说：“听说这里边有一个美丽的传说，是西域人专为它起的这个名字。”姚思孝问：“多少钱?”老者说：“这为稀世珍鸟，要价也高，五十两银子。”姚思孝迫不及待地说：“快打开笼门子，让我仔细看一看。”老者狡黠地说：“公子，这鸟儿是刚逮的，还生得很，可不敢开门儿。”姚思孝不以为然地说：“怕甚?不就是五十两银子吗?”老者认真地对姚思孝说：“丑话先说不为丑，请公子先交钱再开门儿，如果看不中鸟儿，我还你银子。”姚思孝一挥手命令其家丁道：“给他五十两，快!”姚思孝说着，便自己打开笼子门，伸手抓出那鸟儿。不想还没看清，那鸟儿便狠啄了姚思孝一下，姚思孝疼得“唉哟”叫了一声，手一松，鸟儿“噌”地飞了。姚思孝大惊，也顾不得手疼，忙

喊道：“抓住它！”

几个家丁应声追去，人喊狗叫，一阵热闹。这时，曹文璜穿着破衣烂衫，身背一个破包袱，双手捂着一只鸟儿走进鸟市。几个家丁迎面与曹文璜碰上，一家丁发现了曹文璜手中的鸟儿，对着后面的姚思孝叫道：“少爷，少爷，您的鸟儿在这儿！”说着几个家丁止了脚步，一下围住了曹文璜。一个胖家丁上下打量一番曹文璜，质问道：“喂，你从哪儿弄的鸟儿？”曹文璜望了望这几个陌生的人说：“这是小生在路边林中刚逮的，它受了伤，好可怜的。”胖家丁蛮横地说：“告诉你，这是我们少爷刚买的，怎么让你给逮住了？”曹文璜怀疑地看了那家丁一眼，问道：“你们少爷为何要买这只伤鸟儿，是不是要帮它治伤？”胖家丁说：“治什么伤，我家少爷只要好鸟儿，从不要伤鸟儿！”曹文璜说：“既然你家少爷不要伤鸟儿，就说明这只鸟儿不是你们家少爷的！”曹文璜说完就要走开，不想姚府家丁却不让路。曹文璜说：“大哥，你们这就无道理了，鸟儿不是你们家的，为何不让我赶路了？”那个胖家丁说：“拣了别人的东西，为何不还？”曹文璜说：“谁能证明这是你们的鸟儿？”另一个家丁帮腔说：“卖鸟人就能证明。”曹文璜无奈地说：“那好，我随你们一同去见卖鸟人。”

几个家丁领曹文璜来到买鸟处。

胖家丁指着曹文璜对自家少爷说：“少爷，这个人拣了咱们的鸟儿，不愿给咱了。”曹文璜望了望姚思孝，纠正那胖子说：“这位大哥，我从没说不愿给你们，我只是想让人证明一下这是不是你们丢失的那只鸟儿！”姚思孝还在捂手叫疼：“哎哟，哎哟！证明就证明，那老者呢？”家丁们一

听也慌了，就急忙在人群中乱找，却不见了那老者。胖家丁说：“少爷，卖鸟人不见了！”

姚思孝自言道：“怎么不见了？”曹文璜看了一眼姚思孝的伤手，问：“请问公子，你的手是不是被鸟啄了？”姚思孝说：“对呀，差点儿叼走一块肉。”曹文璜说：“怨小生直言，你上了那卖鸟人的当了！”姚思孝不相信地问道：

“什么，我上当了？我怎么会上当？”曹文璜说：“公子有所不知，有一种卖鸟人，专训一种凶鸟，当买鸟人提出看鸟时，他要求先交钱后看鸟，等鸟送到你手上时，那鸟儿就啄人而飞。等卖鸟人提笼到家时，他的鸟儿早已经飞了回去，第二天再来鸟市骗钱。”姚思孝疑惑地看了一眼曹文璜，问道：“会有这种事儿？”曹文璜将手中的伤鸟递过去说：“不信你看，我逮的这只鸟儿生性温顺，不会啄人的。”姚思孝看罢，恍然大悟：“原来如此！谢公子指点迷津。请问公子尊姓大名？”曹文璜谦卑地说道：“小生姓曹名文璜。”姚思孝说：“曹兄，你对我有什么要求，尽管说。”曹文璜说：“我没什么要求，只求你将这只伤鸟儿养好，然后放生。”姚思孝说：“好，我答应你，小的们，收下曹公子的鸟儿，马上给我去寻找那个卖鸟老者！”

众家丁奉命去寻那卖鸟老者，追到一个小巷背处，只见那卖鸟老者手提空鸟笼仓惶奔走，不时扭头观望。

这时，李府的家丁二狗也在远处紧紧盯着那卖鸟老者。

那卖鸟老者走到一个破庙内，见那只鸟儿已在庙后的一棵桃树上用嘴洗羽毛，便用手抓起那鸟儿装进笼中，然后走进一间破房内，扒开干草，从角处取出一个包儿，放

下鸟笼，脱去身上衣服，摘下假胡须和头上的瓜皮帽，原来是一个胖和尚。

此人叫定慧，是一个游方和尚。他换上包里的和尚服，将脱下的衣服和假胡须什么的包好，重新放在干草下，只是将那锭银子藏在了身上。收拾停当，伸头朝外看了看，托着鸟笼，蹑手蹑脚走出那间小屋，来到大殿内，爬上神坛，将鸟笼挂在了—尊神像后。定慧走出了破庙。二狗见定慧走远，便偷偷溜进大殿，四处瞅瞅，爬上神坛，发现了那个鸟笼。不想刚摘下鸟笼，正扭身欲走，却被姚思孝和家丁堵住了。两条狼狗对着二狗狂吠。二狗害怕地看着那两条狼狗，问：“你们要干什么？”那个胖家丁冷笑一声说：“你化装的挺像呀！”二狗冤枉地对姚思孝解释道：“姚公子，刚才骗你钱的不是我，是一个胖和尚。”姚思孝说：“钱是小事儿，性质恶劣！我只想让你啄你一下，咱两清！”二狗说：“姚公子，我是李府的家丁，我家老爷上个月也被这小子骗过，特让我在这里暗访，我在鸟市等了十多天，今儿个才算摸清他的真相。”姚思孝盯着二狗瞧了好一时，才说：“给他穿上衣服戴上假发和胡须让我看看再说。”

几个家丁不由分说将刚才找到的假发和胡须给二狗戴上，姚思孝前后左右地看了看，问家丁：“他像不像刚才那老者？”众家丁乱摇头。姚思孝：“好吧，你也是受主人之托，我放你一码。鸟儿是我买的，把鸟儿放下，走人。”二狗为难地说：“这……我家主人要的就是这只鸟儿！”姚思孝说：“怎么，李剥皮是不是也想用这鸟儿骗人！告诉他，本少爷要把这鸟儿驯成好鸟儿！”二狗哀求道：“姚公